

华 龄 出 版 社



毛泽东

和他的战友们



华 林 编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华 林 编

华 龄 出 版 社

1990·北京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华林编

出版发行: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黄城根北街11号)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 京 二 二 〇 七 工 厂

787×1092毫米 32开 10.5印张 220千字

1990年4月北京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

ISBN7—80082—022—X/1·13

定 价:4.75元

目 录

毛泽东进入北京	权延赤 (1)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逢先知 (11)
红墙卫士眼中的毛泽东	权延赤 (29)
不准江青组阁	林青山 (42)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一次谈判	权延赤 (58)
历史性的会晤	陈敦德 (73)
斯诺先生的失误	李卫平、王晓健 (110)
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张玉凤 (123)
共和国领袖们的生活曝光	权延赤 (144)
共和国第一元帅	权巴金 (180)
少奇同志和他的儿女们	黄 铮 (193)
周恩来逝世全过程记实	权 野 (202)
谁是阴谋杀害周恩来的凶手	忱 龙 (229)
伟人小事	权延赤 (235)
少女和伟人的奇遇	丁洪章 (245)
人民的骆驼	丁洪章 (254)
贺龙元帅和他的保健医生	王 丁 (263)
王震将军和他的故里	李慎明 (268)
战神之恋	陈先义 (281)
陈赓大将创建“哈军工”	尹家民 (286)
黄克诚大将在最后的岁月里	王宗仁 (299)

动乱年代的北京卫戍区司令 董保存 (313)

毛泽东进入北京

——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

权延赤

毛泽东喜欢不喜欢大家喊万岁呢？这勾起我许多回忆。

我想起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这段话是对我们许多卫士和警卫战士讲的。是在他休息时，同我们聊天开玩笑，我们有的人拘束，他讲了这段话。

我第一次听到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是1947年夏天的事。我说的第一次，不包括平时开群众大会呼口号，而是指群众面对毛泽东自发的欢呼声。

就是刘戡7个旅的追兵紧追不舍的那一次，中央纵队离米脂20里，甩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大路上很少遇见老百姓，可是一拐进山沟，人渐渐多了。再往里走，正逢集市，人来人往，买卖东西，非常热闹。显然，敌人还没来过这里。

毛泽东在马上皱起眉头，因为追兵不到30里，一场劫难很可能发生。他令警卫排长叫来群运组的同志：“马上把你们的人集中起来，到群众里去，向老乡们宣传坚壁清野。敌人跟脚就要到，不能让乡亲们受损失，也不能让敌人吃饱肚子！”

毛泽东又向支队参谋长下令：“不要惊扰集市上群众，部

队绕镇外走。”

可是，群众已经看到了这支队伍，纷纷拥到镇外。那时的军民关系确实如鱼水之情，老乡们争抢着向同志们问好。那时，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普天下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限于条件，就是在老解放区，人们见到的也只是画像，没见过照片，更少有人见到真人。何况，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一直使用化名李德胜，所以多数时间不曾被人认出。有的房东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天，天天念叨毛主席，却不知毛泽东就坐在他对面。

这一次却发生了意外。人群中忽然响起没有十分把握的惊叫声：“毛主席？”

毛泽东在马背上蓦地转脸，完全是出于本能地朝那叫喊的方向望了一眼。一瞥之间，第二道惊喜的叫声已经响起：“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人群陡地起来波澜，镇子里的人丢下算盘秤杆，丢下货物不顾，拔腿就朝镇外跑，立刻汇成奔腾的洪流；已经在镇外的群众抢先一步朝马上的毛泽东拥过来，欢呼声惊雷一般响彻云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队伍完全卷入沸腾的人流中，挪不动步。毛泽东在马上朝群众招手，脸上露着安静的微笑，但是眼睛有些湿润。同志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并且也感到光荣自豪。我们自然而然将这种欢呼看作是群众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拥护和热爱。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理想、信念和力量的代表。这次欢呼，不象 20 年后红卫兵的欢呼那么狂热，但是，那种真诚朴实，亲切热烈的感情，动人心魄，使人振奋。记得毛泽东进北京城那天，他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

好成绩！”

大军过江，向全国进军，筹备政协会议，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毛泽东日理万机，忙而不乱。5月2日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

记得那天游人很多，入园门时，有人认出了毛泽东。我只听到一片惊讶激动的议论声：“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人群中响起鼓掌声，但是不曾喊万岁。

游船准备靠岸时，我们看见湖东岸已经聚集许多人，建议转向东南角靠岸，让毛泽东从南便门上车回去。毛泽东摇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不要怕群众嘛。”

游船向东岸靠近，岸上的人群起了波澜，当群众看清船上的毛泽东时，欢呼声骤然爆发了：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上了岸，立刻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争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这时，毛泽东并不愿意突出自己，他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在身边，肩并肩甚至照顾柳亚子在前半步。上车也是先照顾柳亚子上车，然后自己再上。

车上，毛泽东兴高采烈，边作着简单手势边说，“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5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香山门前的广场上接见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们分乘8辆大卡车驶来香山，一路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也唱不够。

早几天接见全国妇女代表时，代表们欢呼跳跃，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连绵不断，响彻云霄，

止也止不住。这一次接见青年代表，毛泽东很注意与朱德统一行动，朝青年代表们走过来时，毛泽东虽然稍走前一些，但是可以看出，他注意着不要和朱德拉开距离，时时放慢一下脚步照顾朱德跟上来。

于是，青年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也喊出了“朱总司令万岁”！

青年代表朗读献词，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在黑暗中倾听着您的声音。您的声音是我们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

回到别墅后，毛泽东很高兴，说：“青年代表们说我的声音是他们希望与勇气的来源。在我看来，中国青年的声音也是我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

我感觉，那时群众喊万岁和毛泽东听到群众喊万岁的态度是正常的，正确的。毛泽东确有丰功伟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他的英明和正确。人民真心崇拜他，他也能注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当天安门广场上的万岁声如山呼海啸时，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保持了十分清醒的头脑。我可以举个例子。

全国解放后，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1950年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做这样的决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当时有不少人以为，刚建国，20多年的战争创伤还未医治，就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较量，同联合国的十几个国家的军队较量，岂不是发疯？我记得毛泽东至少3天3夜没有睡觉。有一次我帮他服过3次安眠药，他仍然睡不着，又从床上爬起来，一支接一支吸烟，一杯接一杯喝茶。他做出了派遣志愿军的决定。毛泽东一旦作出决定，持怀疑态度

的人便不怀疑了。政治局和政府一致同意了这项果断的决定。这件事说明，由于历史的经验，人们相信毛泽东已经超过相信自己，甚至超过相信集体的智慧和意见。因为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处于少数，但他总是代表了正确。

朝鲜战争以签订停战协定宣告结束。在朝鲜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在短短几年间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也证明了人们相信毛泽东超过相信自己，甚至超过相信集体的态度是正确的选择。

后面两个“超过”显然是中国以后出现的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家长制这种统治方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以后，并非由于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这种家长制和与其密切相联的“一言堂”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得以延续和发展。

我要再次强调，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我生活工作在毛泽东身边，耳闻目睹一片“伟大”、“英明”、“万岁”之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群众，甚至象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先生，毛泽东亲自去搀扶他们下车，上台阶，这些民主革命的前辈也都无一例外竖大拇指，夸耀“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主席比”……

在一片赞誉声中，毛泽东滋长了一些骄傲情绪，但我的感觉，他仍然不乏警惕性。朝鲜停战后，大概是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 24 箱苹果。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

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

交公。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我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忽然都傻眼了。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便有人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起眉头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我们吃掉了。这种事情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吗？恐怕比“芒果”要抬得更高，供奉如神灵。

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环发展，悲剧就会产生。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象转战陕北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的情况是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的肖像却越来越多，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子竟然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泽东。

“毛主席！”孩子一声惊喜的叫喊，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尚昆、杨奇清在外面保护，我们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么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万

岁的欢呼声惊天动地，震聋发聩。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做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他只是从心底发出一种微笑，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从武汉乘船到南京，陈毅和张爱萍从上海赶到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南京住了两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上海。潘汉年被抓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只是事后听人汇报，说潘汉年给敌人透了消息。材料是公安部搞的，材料是假的，潘汉年现已平反。说潘汉年历史有问题，毛泽东到南京后，敌人估计毛泽东该到上海了，算定日子轰炸了上海。毛泽东只是在潘汉年被抓起来以后才知道这些事。

此后，安全措施越来越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是中央的决定，怕飞机失事。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戴河，他曾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

有关部门怕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走，但必须戴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农民条件反射似的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太没有自由了。

毛泽东的足迹遍及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

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须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只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饭馆吃顿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能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不可能，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安排……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1955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

当时不到饭馆营业时间，所以事情好办，好警卫。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了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姓丁的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做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刹时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

似一阵。

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嘛。

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我们自然不答应。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再不可能象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了。人和“神”只有祈祷和恩赐的关系，不可能有平等对话的关系。

从上午11点多到下午5点多，我们被包围了6个多小时。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骠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易将毛泽东保护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被战士们硬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7筐半。

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人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的群众，毛泽东又不无陶醉地笑了。他也是只说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

这话是褒还是贬？

以后毛泽东只要露出“随便走走”的意见，有关部门便举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

即使不说毛泽东的安全，也须考虑不要惊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啊。毛泽东一生英雄，却不得不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低头让步。久而久之，他也无可奈何地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我亲耳听到毛泽东

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可是10年后，到了1959年，我在庐山又亲耳听他说“赤膊上阵”写了意见书的彭德怀：“彭德怀，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是充满自信的挑战。他相信自己远胜于相信彭德怀，甚至胜于相信集体。后来事态的发展，确实证明了他的这种自信，他一句话能使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他站在哪里，群众就会被吸引着朝哪里跑。

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曾经不喜欢“万岁”。他后来厌烦“万岁”，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中。到了晚年，我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可以感觉到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

毛泽东晚年确有错误，错误的责任却不完全在他一个人身上，全党全民都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才对。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逢先知

毛泽东一生中，先后任用过很多秘书，他们当中不乏才华出众的优秀人才，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位。田家英从1948年10月到1966年5月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

1950年3月，我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第一次见到田家英，从此就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从1950年11月起，我又开始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直到1966年5月我离开中南海。

我在这篇文章里，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向读者介绍田家英是怎样给毛泽东当秘书的，毛泽东与田家英的关系是怎样的，并以此为主线，纪录一些有关毛泽东与田家英的史实。

初 试

田家英跟我讲过他初到毛泽东那里工作时的情景。毛泽东问他：“你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田家英回答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田家英的回答显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但却是他的心里话。谁都知道，给毛泽东当秘书谈何容易，田家英当时才只有26岁，他知道这个工作的责任和分量。有一次，毛泽东请田家英吃饭，田家英本来是很有酒量的，但是这次只喝了一点酒就醉了，这也可以看出田家英初任秘书时的紧张心情了。

田家英“上任”不久，毛泽东向他口授意见，要他起草一份电报，当场交卷。据田家英说，这是对他的一次“考试”。不久，毛泽东又派他到东北城市去作调查。田家英问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没有出题目，只是说，你就是到处看，看街道，看商店，看工厂，看民情，回来汇报。这大概也是毛泽东考察干部的一种特殊方法，是对田家英的又一次“考试”。

毛泽东选田家英做秘书，是由胡乔木介绍的。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曾由胡乔木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到中宣部工作，有一段时间工作不那么忙，还在胡乔木主持下，与曾彦修一同帮助编写陕甘宁边区初中语文课本三个年级共六册。这个自愿义务编写的课本，当时很受欢迎，直到后来还常被人们称赞编得好。胡乔木很赏识田家英，便把他推荐给毛泽东。这时党中央已经到了西柏坡。其实，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注意了田家英这个名字，对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些论史杂文颇为赞赏。有一次，田家英给机关干部讲古文，毛泽东正好散步走到教室附近，为田家英的讲课所吸引，就停下步在窗外听起来。

深厚的情谊，共同的情趣

毛泽东与田家英在长期的相处之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毛泽东很喜欢田家英，田家英也热爱毛泽东。

在50年代，几乎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找田家英去谈话或交办事情。他们交谈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从古到今，从政治到生活，每次都有新题目。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诗人和文学家。田家英佩服毛泽东学识渊博，思路开阔，记忆力过人。毛泽东对田家英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长、发展产生了